



三金

聽松濤館文鈔卷二十二

庚戌至辛亥

安成阮文藻領榮著

空峒銘

為喬少傅平苗擒匪作也賊首擒於金峯嶺下並頭目羅登爵等五十八人時貴州

提督秦鍾英

惟黔包山絡澗竿渡藤升苗蝨其間頻經薙櫛安奢種落牙羽復生獸性鳥言窮而卑啄

成皇帝二十九年秋既杪楚匪潛煽所吏攻城嘯聚千羣跳梁八月豨衝豕突蔓及粵黔楚帥無功

天吏逮問黔之獠奴犵老乘間劫畧踏尸道路植刃市衢邏卒誰何遭其磔膊負險憑高道窮徑絕時維撫黔

臣少傅副都御史中丞喬懼其結連楚寇踪我邊陲選聽松濤館文鈔卷二十二

練將校擣穴焚巢獲渠帥以下三百餘人剪翼斷臂賊失聲援拊背扼吭我乘要隘以今正月己亥出師大會

沅江祗承 詔命

皇帝曰蠢茲九黎八蠻矯虔攘奪殲厥元惡已正

天誅惟楚餘孽凶焰燎原三面合圍庶其迅殄丁未師次黎陽宣揚威命士眾感憤越三日庚戌左師戰於空

峒追至於流團斬獲名渠羣醜氣奪右師在茅坪石牌間遏其奔軼撫其脅從棄械如山遺嬰載路鹿奔鼠竄

大憝成擒實由少傅同仇激厲遏敵虔劉乃克蕩滌妖

氛綏救荒微

皇帝嘉乃丕績獎為元功晉 錫傅銜允彰隆選在事

將吏 賞賚有差公口不言伐彌昭謙退而羣吏刊石
請著庸公銘曰

黔山之椒湘水湄小爲虺蜮大鯨鯢潢池盜弄勞

王師草薶禽獮猿檻之洗兵韜刃收瘡痍如毒攻療重
生肌銅關鐵寨留穹碑昭示來裔吾焉辭

嚴重之氣得之昌黎元和聖德詩故是勒銘巨手
年
姪翁同書拜讀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二

二

律例總類序

律之意通於禮以防民僞也而民之情有出於律所不及防者則例生焉猶之禮不備而聖門之徒得以意通之也昔之人亦第設爲大防而已至情僞之極變則瑣碎煩苛亦有所不忍言故常深沒其文使人默通其意於是治律家就其深文隱義意有所上下而律窮亦猶議禮家意有所左右而禮窮夫日讀律而不知其意之通乎禮者未可以言律也律嚴乎親疎貴賤長幼內外之倫爲之明等殺分恩義別嫌疑毋使相侵相瀆相犯相陵至於交易通假井閭紛爭酌營戕敗之訟於有司者一以律決之實以禮決之也今而曰吾且以例治之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二

三

如果彼事與此事適合焉毋勞擬議定矣若猶未也又將增減情實變亂緣起以遷就繩尺是爲截趾以適履推著令之初意當不如是而習申韓者轉相祖述秘爲師說每移死法傅生比巧說以從末減於是老姦巨猾敢於刑人殺人度有司所上議必且如是罔識顧忌以干政典民僞惡得而防廉訪武次南先生用下教守令曰凡今之所以刑獄失中者以有司援引之失當也周書曰伯夷降典折民於刑禮刑古兼官也試與之言禮飲一也而饗與燕異射一也而祭與賓異可互用乎不明乎禮之用則亦不能明乎律之用未律之所以尊信於上下古今不能遽廢者禮爲之明也禮有因有革故

律有增有損凡禮之可以因革言者禮之文非禮之本也凡律之可以增損言者律之例非律之本也執而守之謂之律變而通之謂之例然而錯雜揉莒附會糾紛譬之權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譬諸度量寸而規之至丈必少故律必於分以求其統焉例亦當於離以見其合焉某向者居比部有所刊律例總類自笞杖以至支磔各爲類率按籍以求毋強生比附恣爲出入亦明罰勅法之助也文藻知先生由禮意以通律意用負牆而立曰敢不承命

律意通禮屢變不離其宗習中韓者蓋於此中求津

梁自記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二

四

守柔說

柔之爲言與弱反弱居六極之終柔在九德之內大易之言柔德者以當位言也是故爻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四多懼二多譽四柔不利遠二以柔中也二之位在下可與上應而不可與上干在上可使下附而不可使下離謙之六二以鳴謙吉者處卑而不可踰也復之六二以休復吉者下仁而不自伐也豫之六二以介吉者守而後有爲也賁之六二以須吉者待而以時動也作易者其有憂患之意耶昔筮仕之初史示之繇曰賁如皤如老婦士夫三歲乃孕枯楊生華不如娣袂二女同居喪弗勿逐舍車而徒豕躡獘牙號號蘇蘇不絀不競爲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二

五

谷爲墟玩其占而禮筮曰是示我以柔道也將奚梯卷鬻以事人乎抑塞兌挫銳以守己乎將強抑吾怒驕之使自斃乎抑懼犯其鋒避之聊自安乎然而面柔者戚施口柔者籛條體柔者夸毗吾不敢倣獨倣夫大度包荒者又不能其惟忍乃濟乎顧自皖自楚浮沉下位者二十年已不免瞋怒之叢身矣則曷不忍詢攘詬自黔始老子曰強者死之徒柔者生之徒斯言也其亦有憂患之意耶老子得守柔之說於商容子吾乃今得守柔之說於老子

老子守柔之說實爲後世虺毒爲心者開一法門

先生却借以消胸中積懣嬉笑怒罵幾莫能名文筆

似公穀亦莊騷自是作者擅長 弟左瑛拜識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二

六

讀史記游俠傳

游俠傳太史公有慨於輕儒重俠所爲發憤而作也其尊孔子稱世家比弟子爲臣輔而作別傳夫豈不知季次原憲之未可凡儕乃屑屑與鄉曲之俠相比量耶孟堅譏爲退處士而進游俠誤矣歸安鹿門茅坤曰遷下蠶室時朝臣無出力營救者乃感慨而傳游俠以奇意是就本序爲曲說愈失其旨蓋自六國以迄秦漢儒術變爲刑名裨闔以禍人國而亂天下孔氏之學微矣孟子興以仁義爭之不得而平原信陵乃乘間借名仁義以收召天下豪雋於是閭巷之自豪者亦且矜然諾重死生互以仁義市世自是不知有儒而止知有俠高祖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二

八

起自田間驅羣雄以定天下觀其被酒大澤解縱輪徒亦一時任俠之尤也而其共事左右皆平居飲博曹偶故常汗溺儒冠謾罵爲不識時變其視衰衣博帶之迂緩曾不足當屠狗販繒者之一眨滕公之爲魯朱家恐喝所由來者漸矣沿及繼世鉅儒賈誼董仲舒曾不得以學顯而四方之以豪聞者公卿交驩恐後餽遺相通天下已成任俠之天下不然劇孟郭解周軹一布衣耳何由名重王侯勢傾貴近哉史公哀之謂儒之資適爲俠之借遂使彼重而此輕也然而儒亦未能自重豈游俠所能抑哉讀竟爲白其志以昭來諱

中間慨長沙江都不得以學顯曾不如趙李經過勢

傾貴近此卽瓶爲裳輻而騰夷託屬車之說也揭出
史公心事覺遠而蘭臺近而鹿門皆非具眼年恩姪同書
拜讀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二

九

讀史記佞幸傳

衛青霍去病當武帝時以大將軍驃騎將軍率敢戰士約輕齎絕大幕立功萬里外詎不偉哉太史公謂其以外戚貴幸也儕之佞幸傳毋乃不倫然二人不由外戚進則亦無能以他途進其得以成戰功者天幸也使二人者因肺腑之戚屈勳名之盛爲天子招賢禮士拔諸行陣選自偏裨以爲國家干城屏翰雖古之名將何加焉然卒不能有所稱薦獨以和柔媚上故雖爲天子寵愛而禮數別無優異踞廁而見仍以人奴視之太史公比之佞幸亦有由也或曰定襄之役大將軍私其故人公孫敖不使前將軍李廣當匈奴而故徙所部俾迂道聽松濤館文鈔卷二十二

十

失期受戮廣之子敢從驃騎驃騎又以私憾射殺之士大夫莫不怨焉史公之被腐由李氏故追怨昔嫌而爲之貶辭其然歟其不然歟

讀史記刺客傳

世之所傳劍士者間見稗官雜說取仇頭重垣密室中頃刻萬里其變幻滅沒疑若風雨鬼神不可迹不可名也秦大索力士不得蜀連刺兩漢將於大軍始其類歟余少讀刺客傳疑與所聞劍士不類然觀其踔厲奮發生氣勃勃出紙上謂當世設有是人亦願交驩焉及今思之惟豫讓得託名報仇若專諸聶政荊軻皆賊也天下未有與人無毫末之郤而猝然刺刃於其腹者名曰借軀報仇軀可借乎其亦受人金玉車騎美勝之秦姑以身售耳其成事者爲剽賊事不成者爲鈍賊本財色妄男子而大言死生成敗可嘗試雖刳斷何足惜獨惜聽松濤館文鈔卷二十二

十一

乎屈公卿貴胄之尊跡而造請之名而禮敬之所得僅椎埋無賴而謬言劍士誠可恥也涑水書之曰盜者祖春秋書齊豹之法著其罪以明勸懲乃深絕之也龍門傳之爲刺客者祖左氏叙宋萬之法詳其力以昭炯戒非故張之也

本無仇而託言報仇不過爲人所羨輕身嘗試史公何取此輩而竭力張之乃借抒胸中憤懣耳觀破斯旨方鄒揚中栢柳

愚弟馬振衢識

天下有甚富則必有甚貧富則相耀貧則相爭其勢然也爭之者常逆揣物力之盛衰虛旺以陰制其緩急先天下而籠利權雖天子亦受其轉移凡後逐者皆其餘也故聖王常重農抑末漢興重租稅以困辱賈人其子孫不得仕宦爲吏阡陌之間但以孳畜成羣爲富而賈人亦無從躡財役民至武帝軍旅河渠賜頒振貸歲費凡千百鉅萬大倉紅朽之粟內府朽貫之錢空乏不足以贍乃募富民相貸假以佐國家之急而賈人桑宏羊孔僅皆得爲侍中大農丞領天下鹽鐵貴用事其言利析及秋毫至於算輶告緡民無所藏隱而天下乃益爭聽松濤館文鈔

及錐末凡天下大都會奔騫如狂駟僧稽積踊騰所贏得過當至販脂洒削胃脯皆於其餘者爭之而游民之無所托業者強則椎埋攻剽以力爭弱則倡優諧媚以色爭耳太史公悲之以爲盡天下之民而相率以爭利利不盡不止譬人病蟲心腹肘腋之間必有陰受其患者誰實使之爭以至是耶乃不憚瑣屑猥雜而爲作貨殖傳凡畜之蹄角筋革植之棗栗厄茜藏之布絮稻粱藁麴鹽豉醢醢醬菹若干頭若干樹若干本若干匹若干鍾若干坂甌悉詳焉若曰是盡於是如民之自占云爾不搜括而可指數也嗚呼其用意微矣

篇末云如民之自占云爾不搜括而可指數也出語

淡妙可思使太史公見之必曰今而後始得解人愚
姪翁同書拜讀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二

十三

書豫讓傳後

國策記豫讓爲智氏報讎史遷以入刺客傳儕之荆軻聶政意未深許也後之讀者誤會遷意或爲之慷慨流涕恨其志不遂事不成夫人臣未能匡濟其主於未事之先至於身隕國滅而乃誓天指地讎其所敵以饒倖於萬一卽志遂事成亦何補九原之痛况乎拔劍擊衣事同兒戲適足爲智士笑索隱引國策衣盡出血襄子回車車未周而亡今策無此文足見好事者喜爲過甚之詞而不知其不足爲後世勸也嗚呼智氏以貪自滅讓誠國士也胡不止之而顧聽索地之無已是仍以衆人報也烏得爲忠若郟疵者察幾識微料韓魏情事如聽松濤館文鈔卷二十二

古

燭照其亦僅智士之流哉

責豫讓不止智氏索地以貪自滅卽非國士而拔劍

擊衣爲報仇究於智伯何補義正詞嚴不同苛求

識

書

復廉普太守書

某頓首白來教索觀近作知結習尚未忘爾往者聞人言開州事簡可臥治意欣然謂卽不得錢可益吾文數卷今纔周兩月赴鄉相驗七次日審卷四五起竟日不得休息意甚怪人言盡謬而岱雲堅言前無此繁或鄙人命主勞碌故也夜少空又不能卽睡無可談者惟古人爲徒耳遇意所獨得則執管疾書申已意而止若待明晨不復記憶矣又頗記州之風土物產與其利病及前明之殉難斯土者爲補碑志積六十日竟成卷帙則又不暇怪人言之謬而私喜吾文之稍益竊自負每遇風月良辰輒思商閣下爲可否又不得卽時相見中心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二

五

癢癢無可爬搔而夢寐間見閣下引手摩空作得意狀似甚以爲可者竊料閣下得句後急索解人不得當亦顛倒思予吾兩人夙以文字相知精神必有所默契也計近年文積四百首半道途所作因念吾輩光陰居則消磨於米鹽旅則消磨於舟楫宦則消磨於簿書其間未始無餘日博飲耗之耳浸假今居開州有妻妾之奉有朋友之歡亦不暇爲此其所以樂此不疲者闔處故也然且乘日之餘以爲之悔從前所耗餘日遽不復追繕錄爲冊俟閣下臨首郡時一證寸心得失也謹白

庚戌至辛亥

安成阮文藻領榮著

讀韓非子

韓非子舞私智文姦言以梟亂天下好其文者祖之非其說者詈之巧於辭而繆於理也其書五十五篇所言不外申商故漢志列之法家太史公謂其原於道德意清淨之流禍不至是及讀解老篇又若頗浸淫老氏者然玩其文詞與他篇不類必漢人附益之以爲合傳之徵余謂老與韓皆忍人也老忍於己以爲生韓忍於人以爲殺二者成一身之偏而不足以治天下之病用老治則久成痿痺之症用韓治恐立爲暴廢之亡其不可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三

一

同年而語也明矣其書薄仁義疏骨肉儻然自謂天下之可以術數愚非固用以自貴而自殺秦亦以忽強而忽亡蓋商鞅之嗣響而李斯之先率也然則武侯何以勸後主使讀夫武侯以管子自況者不匡君爲齊桓而乃勸君爲秦政哉蓋深憂夫孱主之荒湛而宦寺嬖寵之潛移其威柄不可誦言顯諫以彰君過也乃託獻書代封事藉其峭厲之詞以致已纏絲之意懦以強矯之緩以峻救之闇以察通之老臣格君如醫家之用烏喙天雄以治痼未可概施也濟南王弼州不喜宋人紬韓子乃謂蜀以實用韓子能與強魏角而恒踞其上宋以名結韓子乃小遇遼則小不振大遇金則大不振此

見表未見裏之論也因讀韓子故泛論及之

韓老皆忍人但忍於人已各別耳峻厲廉悍比史遷
韓老同傳尤透快

愚弟高廷瑛讀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三

二



韓老同傳尤透快
愚弟高廷瑛讀
韓老皆忍人但忍於人已各別耳峻厲廉悍比史遷
韓老同傳尤透快

沈節母墓表

沈承焯持其世母汪氏家傳爲請墓表曰承焯之世母幸得以節旌葬於貴陽東郊蓮花塘今四十六年矣不獲表其墓敢請按節母姓汪氏江左人僑於黔父澈齋與浙人沈錫侯善以女妻其子達達早世節母恐傷舅姑心旣葬髮而見忍泣斂容姑疑有他志弗之詰會其母來視姑倚壁聽聲嗚咽相斷續曰母幸無以兒爲念天若哀未亡人必有以後達者趨告於翁曰適所聞如是是謂若不爲立後也盍急完從子婚待從子有子卽達子也婦庶其少慰節母聞而慟曰誰爲斯議者夫豈不知兄弟之子猶子哉今固有待也均之爲待與其待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三

三

他人子也者曷若待翁也孫置筵室焉可也天若哀未亡人必有以後達者於是母躋之姑亦躋之且互言某氏有宜男媵請納之踰年生子霖霖生唯乳必於母其他若燥濕寒暖之宜皆節母謹視焉病十視十返無倦容或終宵負抱繞榻行霖幼依嫂如母長事嫂如母每向人述撫育之勤以爲再造袁宗未嘗不泣然淚也爲請旌不許曰省虛費以濟實用年七十而終是爲嘉慶九年四月至道光十五年十月乃旌焉霖以長子承熙爲之嗣卒如節母志承焯者承熙之弟也與藻善故爲之表

表節母曲折苦衷哀鳴如訴覺紙上皆血淚痕

馬振

孫康山太翁五十序

代其門人李榮昌陳蘭卿作

季秋之九日九韶與及門生蘭卿諸子持螯嗅菊於黔明寺喟然曰昔從夫子之遊於斯也幾何時而今乃俯仰爲陳迹生有涯乎無涯乎無涯則松喬云胡古人也謂有涯吾與若又胡爲拘拘焉長爲人役也而不念孔氏之首禾耶蘭卿曰然豈獨吾與若哉卽吾夫子自會稽過揚子涉洞庭歷青狼黃獅七十二灘之險以來黔可謂壯矣然與門人言未嘗不心悸也未嘗不嘆鄉國之遙也未嘗不念諸子之廢學也而自黔之滇之江南乃復之浙閩又從而之寧紹今亦旣五十矣豈無倦游者則又胡爲長客東諸侯而不歸耶九韶曰是不然昔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三

四

者烏夷肆難浙閩之邊郡實逼海濱惟在事之不力是以有笮浦之辱繼值歲稔民多道殣則又有厦門之役夫子不忍其泄泄也乃條陳益餉增戍扼防三策與夷虜相持二載敵卒不得間而請盟當是時議蠶爭言蠲泐大帥一切屏除惟夫子謀是用則是夫子之不去浙閩者以存浙閩也肯爲一身進退計哉今寧紹距會稽不三百里其地山海交錯其人物浩穰其舟車輻輳近通互市洋舶出沒其間魚服鳥言者得掉臂市衢不問不有老成贊畫益恐滋禍則是夫子佐鎮寧紹卽以衛會稽客也亦家也又何必息駕返廬而後謂之首禾耶則又共嘆曰惜乎不得隨夫子今日重游於斯也於是

共僕指而計是月廿六爲夫子與周夫人弧帨辰各謀所以壽者蘭卿乃誦荀子之言曰水深者回流樹落者糞本弟子通利則思師吾與諸君子幸不辱夫子之教敢不有所將敬雖然君子之贈人也以言小人之佐人也以財未敢奉金爲長者壽請以言壽可乎用奉觴而進曰居富思貧願夫子無忘萬里來黔時也居安思危願夫子無忘傳餐登陣時也今嗣君長者宰山陽次者上公車矣尤願夫子以佐人之治授之自治以傳家之學勉之益學無忘作客念廢學時也其若祝介諛詞不敢以進

將康山所歷浙閩寧紹贊畫條陳事蹟化爲煙雲舒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三

五

卷前後起訖一片是神於文者

年愚弟黃宅中拜讀

凡都會之鄉館如鄉社自仕宦以逮商旅伏臘崇醮恒於斯蓋隱寓先王敦睦遺法所以聯屬其鄉人也館之中必有所祀謂於是乎消弭其菑厲誕降以休嘉乃蠲其庭除盛其牲器肅其志意道其順辭以告虔於神罔敢僭忒顧各託仙佛炫靈異薦紳先生難言之獨楚北所祀曰帝主亦未載在祀典無可考按帝者天之一名禮諸侯且不得祀天况自卿以下其敢僭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爲太乙常居正義曰太乙天帝之列名是神垣之主也意者祠星以敬天與然惟天子得實柴祭之非大夫士所得祀或曰五行精氣之神爲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三

六

五帝鄭康成所謂靈威仰赤熛怒含樞紐白招拒汁光紀者是是四時之主也宜祀然惟天子兆於四郊非大夫士所得祀或又曰昔大皞以下五人帝乘五行之運教民稼穡宮室衣服器用萬世利賴是教養之主也民思其德不忘至今祀之可與曰如若所言是猶王子邕變康成之說以釋周禮兆祭與月令相依附者也然亦惟天子四時迎氣祭之非大夫士所得祀竊以爲祀之可通上下者惟五祀白虎通謂井竈門戶中霤而家語五帝篇則以五祀爲重該修熙黎勾龍之五官以五行佐帝化育亦稱五帝帝之爲言主也謂其送主四時節莊子所云雞癩豨苓有時爲帝之謂黎祝融也爲楚遠

祖以其並列五祀故并祀五官沿古稱仍尊曰帝有主
宰則兼言主耳今國家以經正興庶民惟有功德於民
者則祀之不在此例者撤毀蓋甚懼吾民相誘惑漸入
於邪慝也余忝居二千石職宣明教典其曷敢殺幽明
上下之序別變易墀宮使民神雜糅黷於淫祀顧念五
行之精散爲百產萬貨以資民用而五官生爲上公沒
爲貴神實權其衰旺與時消息功德於民甚溥其尸而
祝之者亦春秋祈報之意而卿大夫禮得立五祀韋昭
之注楚語詳矣非敢僭也庚戌冬來守貴陽館人言房
廊頗有傾圮乃謀諸鄉人之宦斯土者僉請復於中丞
喬少傅少傅以爲可遂各捐奉以鳩工庀材不期月而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三

七

復舊觀匪媻臺榭之美將使吾鄉之馳轂結軫至者各
有稅駕地而春秋祀享得以祭餘之魚牲酒蘂叙里閭
道姻舊亦樂事也若所祀之爲五行又較託名仙佛者
正矣

撤去所不得祀而大夫所得祀者惟五祀黎爲楚遠
祖列五祀爲五官以五行佐化育亦稱帝本家語五
帝篇是爲有根據之言不比泛引仙佛涉於荒唐

馬振衢敬識

長白常沛霖守安順六年出其公暇所修府志見示繙而序之曰志非徒考其山川風俗物產人文之盛蓋將溯沿革建置原夫先聖王之所以命是名者爲之顧名思義不失爲治而已安順於秦爲夜郎於漢爲牂柯於唐爲戎州屬於宋爲普里部元置爲普定路隸滇明改爲安順州隸蜀後又改隸貴州升爲安順府國朝因之蓋以是襟帶粵蜀鎖鑰滇黔其山林邃深其民夷錯雜尚鬼嗜鬪難盡法繩惟鎮之以靜則安撫之以柔則順也顧黔自安奢侵叛以來其遺種未可芟夷時亦跳梁竊發與吏爲難守土者每畜視其類使不儕於齊民彼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三

八

亦飲恨釀毒亟思一逞迄事發而禽獮草薶之則所傷實多而邇年安順之民罔不愿懲鞫錄以敦比其生業卽六種五枝之屬亦漸勤織耕尚禮讓與軍民交饒遺通婚姻固漸被之已久亦由太守能拊循之馴擾之而後安且順如此其真不愧顧名思義者歟今觀所輯綴事詳而文覈吾願後之來者考其道路關津之險易而知所以扼形勝考其冠昏喪祭之儉豐而知所以維風俗考其原隰田土之肥瘠而知所以辨物宜若夫鎮之使安柔之使順則神而明之又存乎其人而已

凡工之煎金者無不耗疑以爲侵隱也是不然煎之法築埵而墾周之穴其旁以鼓鞴火旣熾則釜汗沸騰若有青煙者旋其上投以硝不淨糝以沙不淨吹以鐵管又不淨則敬而傾其液注於坳者黝如躍於冶者頰如乃精鏐也然而什耗其二三矣亟止之曰工不能學鄭人妻之爲故袴也昔鄭人使其妻爲袴袴成以問鄭人袴何如曰但象吾故袴可妻因毀新以爲故今夫子命冶金欲其色之純也而又惜其質之耗是使工爲故袴也工不能余領其言左顧而語子邵仲曰物不能有所棄則亦不能有所留雜而存之兩害也區而離之兩分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三

九

也豈獨煎金然哉今夫人之欲潔其品而又吝去其疵類者皆工所誚爲故袴也余老矣未能從事於斯汝盍識之

潔其品先祛其類現前指點各人領會

鳥振衢識

予與開州朱理堂同官楚南者七年庚戌改官黔卽權事開州始知理堂已終桑植官署於其喪之歸也弔其閭哭其殯而并叙其詩嗚呼理堂固以詩交余者而余之於理堂則不惟其詩而惟其性情昔在乙巳奔先宜人喪理堂偕同好祖之長沙東郊握手曰子歸矣某亦且引疾去此後恐無相見期強應之曰儻相念請俟他日旣而之揚之豫之齊之燕不得一寓訊詢自楚來者皆言桑植君保細民如嬰兒馭惡吏如駢馬放衙後卽坐哦松下問調乎曰未也藻以爲卽不得常調其豪吟當如故而不虞竟如東門握手言見其詩彌思其人矣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三

十

當余在楚南時頗守詩戒一切贈答不敢與而老友長洲宋于庭亟挑之與角且述理堂年逾五十學爲詩自擬高適孟招與聯吟他日造予誦其所自許者以相質領之而未敢輕可否也理堂訾爲吝告之故始交歡如初而予亦不得守前戒復吟詩今距其時十餘年矣迴思尊酒細論何可復得讀其詩如閱雨嘆旱籌糴販飢諸篇皆其性情之愷惻慈祥流露爲仁人之言非組織雕繪求工爲詩人之言也夫詩亦視夫性情之所近以得其大旨而已必求之音韻字句之微則已固吾嘗與理堂登嶽麓陟巔觀响嘖碑遇峯巒之峻峭與林澗之秀穠則徘徊瞻眺不忍去而理堂獨注視夫平曠者透

逝者與夫蕭疎而幽淡者斯亦可知其詩情之所近矣
詩凡五卷自題曰坐花拜石詩草爲序而還其子廣文
朱榭藻聊寄我嘆逝傷舊之淚焉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三

十一

辛亥至壬子

安成阮文藻領榮著

安順府志序 代吳子恭方伯

安順爲黔之腹滇之喉粵蜀之唇齒其疆域錯出巒柯
夜郎之交其星野上分參井輿鬼之次其民華夷雜處
其官土流並設其山之阻塞要害者以百數而關索爲
最險其水之屈盤縮轄者以什數而盤江爲最大在晉
爲興古郡在唐爲羅甸國在宋爲普里部於元大德中
隸雲南於明洪武中隸四川於正統中改隸貴州初置
州尋隸衛後乃升爲府今則一大都會也蓋自前明征
南都指揮顧成平定以來闢其荆棘草萊築建城堡迄
聽松濤館文鈔卷二十四

一

今五百有餘歲矣其間蛇豕踞蟠蠆辛螫若孫可望
李本深隴安藩之徒民之被其蹂躪刳屠者何可勝數
而今且戶口殷繁郵亭靜謐嚮之塢壁化爲隴畦菁林
盡立室家民垂老不見兵革惟經營其衣食蕃育其子
孫則我國家休養生息之久乃臻斯盛也式勞嘗繇
郭青螺黔記田山薑黔書欲藉以周知是邦山川形勝
與夫民生登耗物力盈虛以權其緩急輕重庶不負

天子屏藩旬宣之命而二書頗有缺畧亦無能道其詳
者值常太守沛霖緝安順府志告成舉以相質式芬固
喜其土舊德農先疇風淳俗晏如上和親康樂安平之
書則又喟然嘆士大夫身爲司牧坐享太平其風流自

詡耗餘日於詩酒琴奕遊覽者爲可惜也而太守乃周
咨博訪極閭閻之米鹽凌雜雞豚纖悉無不詳則其平
日之留心利病可見已卷凡五十四爲綱九爲目七十
有七沿革建置賅備於風土物宜加詳焉敬序而還之
其精覈處似班固其頓宕處似歐陽黃宅中讀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二

高式如之宰都勻也貧愈甚而政聲愈翕然於口問所以治都勻者曰幸奉祖訓罔敢失隊其祝也聽之詛也亦聽之昔廷鐸成進士授知縣自憾不得登承明著作之庭雍容諷諭侍從承宣而顧持手版聽晨鼓汗流交趨仰人眉睫未免慙慙太父告之曰毋易視守土官其稱厥職也民之福其不稱也親之辱慎念哉毋以喜怒易汝常毋以毀譽變汝素毋以肥瘠亂汝中貧而仕古之道也仕而不貧吾滋懼焉言猶在耳今未之敢忘藻以爲斯言也始教後嗣以貧道也又何怪乎式如之貧然式如雖貧式如未必長貧今世之較肥瘠重毀譽輕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三

喜怒者急急焉不安於貧皆速之貧者也昔衛人嫁其子而教之曰往之汝家多私積聚爲人婦而出常也其成居幸也子如其教而姑果出之衛人以所反者倍所嫁不自咎教子之非而私喜所擁者厚夫衛人非不愛其子也教之利適貽之害也愚矣明經得無有所鑒而爲是言與式如又述其七十時有鄉先達壽之以文而文中頗稱其孝友事擲還之曰以分內事炫人淺矣况聖賢自反有未盡而以諛我非誣乎易而進之亦不受於是式如屬爲八十序夫天下之淡於聲利者其中所蘊蓄必不藉言語文字爲輕重明經旣不受鄉達之文又曷取乎風塵吏之文而畀其再擲之且嬉笑之顧難

違式如之請也吾聞明經少壯時愛山水以爲天壤自有大文何硜硜守章句以自隘遂緘蹠躡屨登廬阜窮水簾香爐諸勝未屢也又入天台過雁宕舟返錢塘廣陵觀濤焉謂天下之奇觀不盡是然亦已震耳目盪心胸得其突兀雄奇奔騰浩淼以助文章之勝遂退爲覽勝草數卷老於家而貧猶昔也個乎過人遠矣文藻不習爲夸詞以聞之式如者約舉之以壽長者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四

沈杏村贈君墓誌銘

杏村贈君既卽世五年其子綏陽君西序持狀請爲誌銘按狀公姓沈氏諱廷輝字韞菴杏村其垂老別字也世爲浙江烏程人父承德遷蜀是又爲開縣人公少孤好學長而有介節俠行母熊約之嚴小有失輒予杖雖創甚伏地不敢逃身長六尺餘美髭髯目光睒睒射人讀書一再過卽誦精古篆而尤喜談兵得館穀卽盡以購兵家言言能舉其要百戰宿將無以難熊太孺人陰戒之亦終莫能禁也嶺南陳勤齋重其名延致開縣署酒酣論海氛不靖則相與拔劍斫地哀歌唾詈毛錐子無可爲左右竊指爲狂而兩人相得益驩或緣事被勾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五

攝私進千金乞爲解麾之出戒門者勿與通陳聞益重之月致饗餼焉族有負官租者爲吏窘過公門擗膺而踊曰家惟壁立卽杖死不得錢惟赴河耳憐而代之償廚人以廩賈告曰且食糜開邑之人聞公之艱於財而篤於義也每舉以爲慳富者諷及西序成進士皆嘆曰善人之報也公生於乾隆壬子歿於道光丁未享年五十有六縣學生以子官贈爲文林郎子二長東序際卒次卽西序補官畢節爲言所著有兵法要覽十卷古印辨疑一卷開縣志十卷古文精選八卷蘇詩集腋四卷其博洽又如此銘曰

天馬行無羈勒豪士橫無繩尺胸甲兵灑熱血抱瓊瑛

吳下石棄繻生幾獻策執戟郎頭似雪蜀之英儒而依
於其銘爲之惜

聽松濤館

卷二十四

六

世之穴壁踰牆以攫人財物者狗盜也可防也亦可擊也至嘯風執炬擁至則且避之矣然猶可以迹捕也未聞篋未胙緘未解而所藏已若羽化者防之不知其何來擊之不知其何去捕之不知其何處使人疑若風雨鬼神倏忽變幻莫可端倪雖盜也而技亦神矣其事吾聞諸高子式如高子之從昆季某往來荆益間有求附舟者舟子堅卻之某曰是夫也足踣躓而行蹣跚留也何害有失吾當之矣則居之舫門之外蹲片席摩兩足不休憐而招之食則健食命之飲則豪飲問所往曰不遠未三十里至矣去而顧某曰郎慎簡料舟中物他日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七

無使人謂郎丐我食不能報又負心而掠之儻有所驅使問東市老董則居停也幸識之某笑曰子來片晌耳一橐來仍一橐去何所疑而涇涇自明旣而檢其裝屨鏹如故也試啟之五百金亡矣急往求之東市迎而笑曰久待子一沾以報問所失固謝不知曰子不知胡預告我有失耶是貸諸人者不得卽赴河耳泣而跪掖之起曰郎不憶登舟時有衣褐旁睨而笑者橐中物已攝入彼手矣試爲郎卜其行止卽燃燈披髮而祝之閉目移時曰遠矣非氣馭神驅不及也奈何盍以篋鞭我或可及鞭之暝如睡汗如雨忽大呼曰速飲我飲我幾渴死兩足且酸鳴也問得乎曰合浦珠已還君櫝矣問胡

得曰亦攝之耳彼自顧前烏知捕其後者之尚有人耶
歸舟而驗之信操幣往謝則不知所往侯亭氏曰是非
盜而俠者耶不然何躡景追虛取諸盜手又知緘藏之
所在而爲返其故處耶一飯之德不忘淮陰之所以報
漂母也乃亦聞風而效之孰謂市僧中無豪士哉張來
菴曰是不如吾遇女盜之尤奇吾饗新婦於室奉炙者
行酒者趾相錯也有流庸男女十餘輩乞酒肴不與索
漿則與之去室中婦涕而出謂門未啟而櫝中簪珥金
珠無存者羣疑爲流庸而追之則盡獲諸衣裙中蓋十
七八女也嗚呼盜固多術之若斯行者居者無安枕時
矣而况出於女子奇哉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八

左瑤圃太史曰此文點次處酷似子厚在柳州諸作
華堯峯太史曰篇中使人疑若風雨鬼神倏忽變幻
莫可端倪數語卽以移贈斯文

朱亮甫曰羅浮風雨乍合乍離得龍門之奇柳州之
潔

物各從其類物亦各統於其類猶之人以貴治賤以大役小云爾吾第知夫龍之爲鱗族長也鳳之爲羽族長也虎之爲毛族長也而未知夫所長之外又各有一物焉以長之亦如人之操賞罰予奪以控制乎族類而龍者鳳者虎者曾不得抑損其事權責問其賞罰予奪之當不當也則又似乎聽自爲之而不復有所侵撓以壹其事權之意也京師齊化門有神物焉能禁制百怪常示神異於人間民之有禱禱攻榮者爭赴焉豈真以能操賞罰予奪之權耶抑適逢其會而附和之者衆耶吾友馬谷笙爲述其事曰君不聞魏農部之訴妖狐乎往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九

時農部挈家僦椿樹胡同之廢宅取其僦值廉也一日有爭宅書置案頭詰從者不知所從來漫置之既又有書趣讓農部復之曰君輩習處長林豐草間拜夜月唱秋墳豈不樂甚何故效仙人樓居而亟與人爭吾僦諸人也非奪之君也何讓爲必欲趣我移避則請代謀車馬貲是夕得百金於室隅封識曰敬如命遂移家焉翼日有衣冠投刺者胡姓也問何見顧前揖曰托庇宇下三月向未敢請清宴之閒者懼恩公也然寓書通問者屢矣今爲移居賀敢以詩爲贄幸無挾他族實徧嫌長介介也農部悟且謝百金之贈撫掌曰區區者尚齒及耶揖而出農部入更衣則聞夫人攪婢聲詰誰盜金者

婢泣曰誰敢爾且扁鵲未動奴輩能以術攝之耶農部
急麾之起耳語夫人曰彼所贈卽卿所藏愧爲老魅物
賣矣出戒閨人勿再納胡生而胡生不知何時已入客
座盛氣強揖之曰子毋然楚弓也而楚得何憤憤作宣
明面目向人子有藏鏹不以僦車馬而曰將於爾乎取
余寶人也授童子自給從何貸以應君求假夫人橐中
物豈責償乎旣不見容請從此辭農部謝不敏問授誰
家子曰亦吾輩姻婭耳素嬌憨不耐受約束吾又將有
遠行設無知冒瀆勿較也頷之問何往曰齊化君遣赴
新疆勾當往返一月期耳臨別出所書唐人詩以贈字
道勁農部常舉以示人且曰吾韻友也旣而逾月不返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十

而室中常墮磚石擊人几案物無故撲地碎怒詈曰小
鼠子一曰離束縛便跳梁也捕得當搗死而暗中吃吃
作笑聲寢未熟有若鶴步來者曳衾角垂地終夕擾攘
不得眠旣而篋中衣笥中畫無故自焚農部恚甚投牒
於齊化門夜聞花下牆陰有若隱泣者啟門聽而胡生
闐然至色慘沮曰以君爲文字交故託以諸幼乃興此
大獄十歲兒俱謫入陰山其父兄痛次骨將訟女於天
驚曰實不料至此可解乎曰休矣吾何能爲役未幾而
農部死農部忘其名字巢生侯亭氏憮然嘆曰巢生之
不能少忍以取怨於異族也宜哉雖然齊化君之爲罰
亦酷矣幼弱赦宥幽明何必異條使司牧者盡如是也

豈不殆與谷笙曰誠哉是言盍記之

朱亮甫太守曰每讀小說疑其事未必真以爲南華寓言也乃若魏農部事予聞之予懷子懷與魏同曹蓋實有之而與馬君所述微異狐祟在椿樹胡同先以詩爲贄旣而促其讓宅旣遷而邁疾蓋疫也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往往如此中間數語竟是盲左後論斷處確是腐遷游戲三昧亦現丈六金身如是如是

左瑤圃太史曰獅子搏象用全力搏兔亦用全力一記狐耳何亦具此神勇

華堯峯太史曰記狐至聊齋可謂多多益善憂憂生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十一

新矣此徑欲搥碎黃鶴楚弓數語寓莊於諧可以喚醒一切不當以小說目之

嗚呼怨毒之於人甚矣哉生不得逞其忿死猶爲厲以禍之故稱夙世孽焉顧達曠之士不言施報使行惡者益無所忌然則魏其侯之報武安豈班氏飾詞耶朱亮甫太守曰請徵之肅寧令令孫姓黔人也事母孝少年成進士宰肅寧爲上官所重暑夕倚簷楹玩月見女子奔入駭問左右皆以爲目眩也火索之亦無所得而從者或竊議主鰥居游思成幻耳旣就寢闔門鐙如豆影幢幢而女子歛至目直視孫倚枕若魘口噤不能呼女指曰盲心官復來殃我肅寧耶聽民間陰訟那比爭田宅小屈亦休仇造蜚語汙我何憤憤不辨而曰莫須有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十一

此三字何足定獄而聽者目交注手竊指使人慙難忍卽欲觸死堦下爲父母夾持出強慰言別字何遽不如某氏兒念某氏委禽久矣身未分明何顏別事姑章明不能申枉幽或有理者是以畢命投繯訟汝於地下孫默念所斷無是獄女曰獄沉悶四十餘年矣今日方得一吐氣卽披髮前撲孫霍然汗出而醒搥牀曰咄癡女子鼎鑄尚有耳竟不聞我任事纔半載耶吾年方三十焉得預斷四十年前獄速退毋驚我嘆曰一輪迴便忘卻前生事何怪昔日閉目橫詈人盲心者轉世心亦盲恐今日肅寧宰猶是昔年肅寧宰憤憤耳問胡不訴冥司早報而遲遲至今則掩面哀涕曰冥司亦人間宦局

之炎涼也謂汝且仕至觀察使上下爭袒護縱百分寃誰肯爲一弱女子破除情面者然則今之許報者誰曰東嶽耳已移查荆冀覆到卽對簿矣仆地而沒孫且駭且疑至日果有騎吏者呼太山君召挾而徠東行仰望金闕排雲出守衛甚嚴厯重門止於殿隅而殿上有若王者端冕坐列雙炬如晝問荆冀二府覆云何旁一長鬚吏奉冊上曰如荆王牒也則言孝子當增紀如冀王牒也則言昏令宜削秩俄而傳呼肅甯令聽判膝行而進則女子先伏階下哀鳴求雪憤王者曰令非以賄鬻獄其誤公過也無抵死律律當削職孝子足以贖愆貶一級可矣孫唯唯女曰必抵死王者曰自輕生誰抵汝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三

者叱之起孫被吏引出而女子哭詈隨其後曰吾卽不索爾命亦不容爾官自是晝見形怪孫自劾改官教授女亦不復至

朱亮甫太守言肅甯令王姓而喬宮傳謂曾見其人姓孫非王也異哉宿世寃乃今世報耶

侯亭自記

紀滑縣老岸鎮巡檢劉公闔門殉難始末

往者滑縣之亂其在官之勵節捐軀者入祀昭忠載功
故府若強忠烈彰彰矣武威張澍有微詞焉閱歲幾何
所傳聞已異如是則夫統在彙請之中官卑微而事湮
沒者再閱數百年功罪更無從徵信藻是以讀劉公
事狀三復而嘆息也嗟乎劉老岸一巡檢耳權固不屬
責有攸歸何代人受怨以危身耶抑有所恥而不爲耶
突薪當徙計不見聽奉缶沃焦爲力能幾而乃發蹤探
穴取其狹偷錮之犴狴使賊首尾不應腹心全虛後之
蕩平實賴斯舉至於身膏豺喙卵覆鵲巢固意中事也
豈真無全身智哉當賊之未發也鎮人聶老告變而是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十四

時教首林清實陰約滑人李文成牛亮臣同以九月十
五舉事問林清尚在滑乎僂指曰去未遠追而縛之一
壯士力耳馳白縣請以十騎往不許謁郡又不許皆曰
無左驗奈何興大獄拂袖出擲冠於地曰我游徼官何
足惜坐此憤憤者失事機能待斃耶卽易服前偵夜入
找寨則閉門鍛刀兵者八九家有長鬣人荷囊入地窟
潛尾其後見袒臂者數十踞地張燈而博噶問客胡爲
者曰汴梁賈失途耳揮曰西去毋久留取禍急從間道
歸喚老役計誘鐵工至鞠得實卽選騎馳縛李文成絨
送郡亮臣縣吏也匿複壁中執而訊之不諱並斷其脛

以入獄時爲嘉慶十八年九月乙丑是夕城內外洶洶

威謀遷以避變道路相驚以走者不及屢越三日戊辰而馮克善之黨揭竿起矣誓於社必得劉巡檢而甘心公亦自知爲賊所指目也爲書訣韓夫人使早避復書曰天若不弔妾得隨君地下亦復何恨但念祀不可斬將遣長子寶善依周君於汴妾所生男女若而人嘉善留待君側餘願聚骨一邱毋污賊手努力報國勿復以家爲念時城閉三日矣僕喬智得書水竇中以報公嘆曰婦人尚知公義何況七尺男子見保者曰勉之一二日當有援至也夜巡城柝聲未斷忽東南火起呼噪震城巷急撲火有役登邱而呼曰城陷矣管鑰落而鐵門開矣蓋亮臣之族戚乘亂殺門卒以納賊也火光中遙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五

見白布纏額者塞衢公橫刀直前九歲子嘉善牽衣哭推之仆喬智遮使避曰遮我先斫汝語未畢而賊刃已及公撥而殺之刃再接又殺之駭曰誰歟斃我二驍尉者必劉巡檢也亂鉞交胸死喬智跳而免城陷之先日韓夫人積薪樓下率其子女婢媪登樓火發而賊至聞闔室自焚擲械曰始以爲讎也欲報之今見其烈也又哀之吾輩負劉公矣喬智遇賊於途僞爲行乞者賊叱曰乞卽容汝活耶若盍自縛紡諸槐語其黨速漑釜是肥如瓠者可嚮食其黨曰且膾肝卽又不刺胸而以刃頻摩其項憤曰殺卽殺耳何惡戲乃公公不耐笑謂竇語從何來卽貫汝曰實語汝從鎖來收主骨遇若輩伴

行乞以冀免耳且喬某之不能卽殉主側者爲九歲公
子耳顧公子已爲亂兵踐斃則思脫其家於急奈又爲
灰燼今某且死復何言驚曰乃劉公紀綱耶公無完骨
矣吾以其血衣裛餘煖火神廟側加棘焉可往求之
護以出喬終不敢再往也及事平則蓬累者遍高原迄
不得葬所寶善哭於廟殮衣冠焉韓夫人骨殖無損左
右幼骸畧可辨並函而葬諸其側嗚呼韓夫人之焚而
死也何異莊烈夫人之罵賊死也顧一得廟祀一則泯
然沒焉固有幸不幸哉抑吾所悲嘆者不惟其烈惟其
義凡人當死生呼吸之交未有舍所生而全所養者而
夫人以爲不有所舍則亦不能有所全毅然委其子女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十六

於鋒鏑烈焰以求全先室之遺子齊義姑至今乃有繼
躅哉然非公之型於室壺又何能得斯一門殉難其被
禍且過強君矣計事論功後世又將軒輊其間焉公諱
斌字儉齋陝西咸寧人子寶善襲職恩騎尉爲貴州候
補經歷朱亮甫太守壯公志節紀以詩藻乃據狀而紀
其始末

官卑而志節不可沒序之爲死者吐氣使劉公與韓
夫人精魂活現紙上末序喬智遇賊帶叙九歲公子
爲亂兵踐斃尤見手法

愚弟馬振衢盥手讀

鑠闡撤觴典試於甲秀樓時則微雨初霽風日清佳凭
望山如笏水如帶城郭如環丹楓帶醉白雁橫空典試
顧而樂之曰美哉斯樓其有關於人才風氣乎斯乃江
公東之所以大造黔士也顧鐵柱胡爲者則循欄楯而
讀碑銘詞曰美哉是西林鄂相國之所以開古州也約
而不夸勞而不伐其猶伏波銘柱之意乎見有駢而轟
者曰壯哉勒威勤侯之平興義苗也何其迅乎攻心者
尚已非 聖德之遠被其孰能格之吾乃今知斯樓之
作不惟敷文德亦以昭武功也然則空峒之捷盍銘諸
黎平之俘盍磔諸用遷謝不敏竊惟古者中興之代四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方有不靖則必有一二勳庸耆艾股肱心腹之臣掃除
蕩滌用康靖我國家江漢采芑之篇所爲美方叔召虎
作也以鄂勒二公當之誠何多讓而用遷承

天子寵命謂亦且戮掉尾之鯨鯢縉磨牙之猘猢用崇
爵秩俾守封圻肅栗祇承常懼不稱近以粵西餘氛未
殄貢士展期十月增兵助勦冀速蕩平且俟凱旋與西
征將帥飲至斯樓銷其所得矛戟爲元戎鶴汀相國鑄
柱紀功昭示來許國之福也是所望也若用遷其何敢
典試曰思深哉遠圖者忠也吾有望矣是日也課騎飛
報相國遣將大破賊於新圩一日連獲七勝殺其渠帥
以下三千餘衆生擒頭目黃四傳亞恩等得其虛實各

路進攻賊黨窮蹙乞降於是貴陽王太守成璐前席執觴賀請預葺之以拓立柱地且曰洗兵可尅期待也典試曰善遂笑而頷之典試左瑤圖編修瑛雲夢人華堯峯編修祝三鉛山人

凭樓眺景立柱銘功不誇空峒三捷固見謙懷且待
賽相凱旋同樂洗甲先拓建柱之地且盡獲渠之觴
文可媲美孟堅調亦脫胎左氏

愚弟王成璐讀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丈

陸愛林翁七十壽序

愛林翁以申韓之學名重黔粵者五十年馬恬侯太守周肖濂觀察賓禮之尤善南河帥楊至堂至堂之守貴陽也倚翁如左右手雖盛怒急憂得翁言立解讞黎平王桂生殺人獄具題矣而桂生實賂送者脫械逃於途卽謬取一人誘使代詐言獲自都勻給都勻守稟且解翁時養病於家聞以告再提訊則曰我丐也何預殺人事誑我俟臬慮囚卽釋豈料今且抵死不暎叱之退陰使人拘諸別室佯言桂生夜殞斃令解者往傳尸屬收藿卽遣幹辦員尾其後入門則殺人之桂生固在役賀曰桂生來代汝者僵矣今當如何謝乃公急撲而縛之役瞠視口噤驅還訊具服非是則黎平貴陽都勻三太守俱被吏議至堂由是深結驩卽離黔猶問遺時通已酉藻過淮至堂與語黔事謂至黔幸爲問老友愛林日飲幾食幾道匆匆不服作訊也唯而起亦不認爲河帥何友後以語朱太守綬堂爲述兩人交甚悉且曰其爲人也直而不倨和而不流其猶有先民之遺乎必求有以裨治者翁其可旣而有言翁者皆如太守言亟訪而延之謝曰太守以棠猶盛壯時乎不知近者精慮消磨矣雖然辱子之過我也懼辜太守意且強起以報至開州則塵積者剖析如流藻亦賴以無留贖顧常有所爭於傅比者則生殺之間耳笑謂先生操殺人術何益爭

生人曰所謂求其生而不得則彼與我俱無憾也遂自述異時在左江道署與肖濂觀察爭者屢有橫州民謝庭蔭戲沒水而水死其兄以謀殺誣怨家增之傷筋檢懼坐誣則自奪散其骨殖南甯彭太守怒計觀察以例無正條將比照抗官劫囚律厲色爭之曰是畏罪非抗反公奈何嗜殺人論流徒足矣卒如擬馬太守恬侯聞之招旋黔主貴陽讞局獨山州報盜賊至千五百之多購獲七人非正盜皆誣服無異辭終以無贓勸再訊則盜者實主人昆從也照親屬相奪律減死論而七人者得免其生平所全活多類此夫以今日之民之玩法也鮮不曰懦則慢烈則畏然而駢戮者盈市其鬪狠劫

掠如故則豈其真有所玩而敢爲耶抑蚩蚩者苦於無教養犯而不知悔耶司牧不自責而概欲以刀鋸芟夷之是不敢於生人而敢於殺人庸詎知殺機動則生理滅生理滅則吾之元氣何能長存故凡喜殺人者適以自殺也喜生人者亦卽所以自生也非施報之謂也其根於一心之厚薄而氣相爲消長者理如是也翁常撒髯對鏡左歎而嘆曰老矣智慮衰而精氣耗矣嗟乎老非吾輩所能却所恃者生理之未滅元氣之尚存差可自信則不待養生術而縣延者亦可自卜云爾是月也翁屆七秩令子乾粹與令壻陳竹尊孝廉趙介蕃少尹請爲序卽以向所聞於綬堂太守與翁之自述者卜其

壽

此文可當愛林小傳無一語可移置他人 自記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三

凡州郡從水之陽者於山爲陰從水之陰者於山爲陽若地志所稱榮陽汝陽者居水北也霍陽衡陽者居山南也貴州本以貴山得名山在城二里而郡治建於其南故曰貴陽先王之於民也每患其不安於愚賤尤恐其自外於富貴故常於肇州置郡之初錫以嘉名使之顧名思義有以激發其志氣而鼓舞其精神今富水從八里屯繞貴山麓流入南明河其激盪滄蓄可謂擅一郡之勝矣然卒不以富陽名者水之南不可陽名也且與其使人慕富而爭效駟僇曷若使人慕貴而爭重衣冠依宣慰之故址易程番之舊稱寵錫之曰貴者使自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三

歆動云爾而 國家爲黔南分制科增解額之意亦於是見且夫羅甸鬼方之險非逾於劍閣也廩君務相之裔不雄於滇海也然而荒忽靡常華離相錯一聽其自君自長者何也則以財賦不敵東南一大郡列代度外置之也秦漢之際嘗置黔中牂柯郡矣當夫莊躡開邊唐蒙持節之時卽曰內屬不過羈縻至於元明百戰而後服之再叛又幾棄之控御固若斯之難哉夫必有鄙夷不屑之心而後彼亦悍然不顧以相抗今者毒谿瘴嶺盡立室家卉服鳥言俱隸版籍驅其豺狼狐狸鑿其犖确草萊歲納其粟米銜藉呼召役繇罔敢或後蓋文德之懷柔遠矣而其俊髦亦默體 朝廷激發鼓舞之

意不肯自外相與講明乎道藝步趨乎矩繩其亦有政
事文章與孫李諸君子爭輝者嗚呼何感應之神耶上
之人因其所貴而寵之以名下之人亦崇其所貴而報
之以實吾乃觀於郡志細繹郡名而知蚩蚩者亦視乎
上之意嚮其潛移默化之權爲可恃也成璐從銅仁移
守於茲愧不能課農桑樹畜謀及米鹽凌雜襦袴織嗇
使之皆富猶欲招下縣子弟選入學官爲之講良貴之
貴不在科名庶明經飭行敦本勸善彬彬乎咸知自貴
而又無暇日值郡志告成董斯役者屬弁其端而耦耕
中丞旣於創始之際爲小湖觀察詳序之矣復何贅遂
因郡名寄意焉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三

從郡名寄意詞意簇簇生新

弟黃宅中讀

復門人左泰雲書

泰雲老弟嘉綏遠道繇繇寓訊不易得書良喜癸巳相見京江忽忽二十載僕固輾轉楚黔老弟亦潦倒蜀中大都白髮頽唐矣丙午敝廬不戒于火自憾命坐耗星亦不虞蒜山老屋先我而被燬何天之阨人相似也然僕尚有數椽棲止以無聊復出而老弟竟故址荆榛欲退無家與其賃廡而居不若暫僦官舍計亦良得乃以不合時宜呈請改官閱函至此不禁振觸爲之再呼奈何高才捷足本非吾輩所能婢膝奴顏抑又不慣能無進退失據乎不然辭尊居卑雖抱關擊柝所不辭何況水利分防丞亦自有專責但求稱職何容生區別於級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書

階所不能無介介者正謂縣不可爲丞亦不可爲耳然繙大著灰餘草溫柔敦厚絕無怨尤且鏗鏗說經有津逮後學之志胸次之高曠何如然則代爲不平者亦淺之乎爲丈夫矣近來說經家總以依據爲博否則詆爲鑿空究之師承各別彼此互相抵牾若從劉向列女傳以解大車則息夫人何等激烈似左氏之言爲誣矣左氏明言宣姜見烝于昭伯而向又有一國不容二庖之說謂姜自誓而作柏舟然則鶉鴛又何爲作也總之異說屢出言人人殊無所適從吾甚愛嚴氏詩緝直抒己見不沿白窠其疏證處每發前人所未道如閣下所訓東山破斧伐柯生民坼副諸說直可追步嚴氏補入箋

注至標梅葛生前有言之者可謂不謀而合矣戊申家居養疴見塾師授經順文口誦一遍全不得解乃匯詩書講說家泰以己意指授兒輩間兩存其說惜不得老弟一定之也僕老矣心無奢望所望諸子能守數萬卷藏書於此中漁獵百分之一卽可無憾至於科第聽自爲之不復相責長子淦博一衿屢薦不售次煜納粟爲監隨於任所次泳字彬叔十四爲弟子員是年染疾瘧爲庸醫所害此子七歲學詩古文辭出語驚人至舞勺之歲居然駸駸欲度老馬前今藏其遺稿不忍發視也次漢年逾二十矣仍應童子試幼子翊今年十二讀左傳閒語以秦漢興亡吳蜀戰和使論其得失亦頗鑿鑿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五

繼吾學者其在斯乎僕作宰二十餘年田無百畝口逾五十門戶作計獨仗衰翁支撐一旦填溝壑則諸男必有西華葛帔者開州本畏途置羸老於此謂可臥治不復遷移補缺普定尚是中駟余不能治余縣又焉用州明年乞至本任差可容拙三兩載卽投劾歸矣來函謂且俯仰浮沉以待時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嗚呼泰雲豈不聞我數奇者而猶謂少待耶當在楚時築隄捍水不費公帑民財百姓頌我爲保障而上游劾我爲紛更防堵崇陽之亂武弁退縮避賊我募勇奮戰殺賊又以私怨被抑升沉早定未可強爭耳垂暮無可自遣公餘使幼子作曼聲誦唐人絕句以悅心神亦省目力或

借著述代奕琴亦聊自娛計所積散體文五百餘首他
日可出以相質者此耳幅短心長希亮察不宣

泰雲以縣改丞然著述不休與余同癖釋詩別有見
解惜不將數年矻矻所心得者相共証也

自記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四

三

辛亥壬子

安成阮文藻領榮著

祀文昌說

文昌六星居紫垣爲天府古之有祭焉者祠星也星天神非人鬼也祠者祠其星之司中司命司祿未嘗言文昌也曷爲乎不言文昌星家或以司命爲上能司中爲中能司祿爲下能三者三階也近文昌而非卽文昌故周禮大宗伯天府諸職但言祀司命司中司祿究不辨爲三能爲文昌獨史記天官書謂斗魁戴匡六星爲文昌宮其星自上將次將貴相而下又有曰司命曰司中曰司祿鄭康成遂據之以注周禮并釋虞典六宗謂聽松濤館文鈔卷二十五

一

司中司命爲六宗之二禮升煙之祭也與周禮禋燎之祀合若方氏慤注祭法以七小祀中之司命爲文昌第五星則謬矣三星各有所主古惟天子歲一祭之諸侯以下不得與其祭地爲壇兆而無宮宇其祭物爲圭幣而無爛腥其祭時則司祿祭之孟冬獻穀數之日司中司命則與于季冬南郊之兆未聞統以文昌並祭春分也顧周禮亦有可疑者大宗伯旣以燔柴祀星辰矣則凡在天列宿所謂常明可名之數其灼灼爍爍附麗於樞垣斗極躔次者無不祭又復取文昌之三而別祀之者何曰因所主也鄱陽馬貴與以司命主壽次司中主宗室司祿主兵固失先王所以宗祀之意春秋元命苞

曰司命者主災咎也司中者主左理也司祿者主賞功
進士也推元命苞之意夫固以天象之休咎徵君德之
否臧刑罰之重輕視經緯之順逆其於司中司命畧得
其說矣而顧以司祿爲掌祿籍者然則適啓近世士大
夫媚禱之漸也不知祿者穀也年穀登而後可制祿故
獻穀數而祭司祿以祈穀也卽月令所謂孟冬以祈來
年於天宗者是司中者惟天降衷也司命者在人正命
也蓋先王以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惠吉悖凶之數命
又制之故特立司中司命之祀默爲神道設教使民知
降衷之有恒以保其性明天壽之不貳以正其趨而民
始曉然于神之聰明正直依人而行用消其頗僻僭武
聽譽濇館文鈔卷二十五 二

桓與保合太和由是天降之康年穀順成民生厚焉民
志端焉其有陵歷鬪食犯守飛流者則禋之不在此數
今自天子以下家自爲祀戶自爲祝又神其說以爲靈
降於蜀爲之實其姓氏隆其謚號繪其儀容飾其旒冕
雕其牆楹帥其子姓奉其酒醴燔炙史巫紛若奔走堂
階若實能增人祿秩壽命者嗚呼天神也而人以鬼禮
之不亦誣乎

祠星說極確若後世所紀則人神雜揉矣

馬振衡識

祭先農說

古者於馬祭先牧於食祭先炊示不忘本也而農爲生
民立命之大本故王者藉畝耕墾莫不震動恪恭齋祓
先農史稱神農生三歲卽知稼穡戲以黍稷植於淇山
之陽以物土宜天感其誠爲雨粟於是堊土嗟蒞以教
播耕後世之爲農家言者遂祖神農謂實興耒耜之利
祀爲神靈以報元功先農之爲神農斷斷如也而祭法
及國語又言烈山氏之子柱爲農官繼神農而殖百穀
區百蔬世祀之以爲農夏之衰也湯以大旱變置社稷
遂廢柱祀棄以爲稷稷百穀長也稷爲稷官故不言棄
而言稷大抵五帝以來祀柱三代以下祀稷矣然郊特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五

三

牲入蜡注鄭司農以先嗇爲后稷先嗇之與先農非有
二義也自秋報言之則爲先嗇自春祈言之則爲先農
耳郊特牲爲漢儒雜采周官王制以備封禪之書鄭司
農通習掌故其所云毋迺因漢改祀神農爲先農黜稷
爲配姑遷就其說耶顧記明言伊耆氏始爲蜡按神農
本烈山氏又稱伊耆氏豈有自立蜡祭而祀己爲入神
之主且后稷爲堯弟糸出黃帝當時安得預置后稷以
配之說不可通皇氏侃則以伊耆爲一代總號其後世
爲天子者蜡祭之於是孔氏穎達指伊耆氏爲堯然堯
時亦未能遽祀后稷爲司嗇也總之神農之先必有先
神農而創農事者故報之以索饗其紛紛於神農與柱

與棄之說皆後世隨時變置不可泥指也何以證之卽如學釋奠之有先聖先師也猶耕籍之有先農也漢以下如晉宋梁陳固以孔子爲先聖顏回爲先師矣唐貞觀中又改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永徽中仍以孔子爲先聖其先師則自左邱明至賈逵二十二經師當之而顏回改爲配祀然則神農柱棄之迭爲先農其忽陟忽黜忽主忽配不猶是歟西京舊儀天子以籍日祠先農于東郊古禮也至後漢則縣各以乙日祠唐則亥日祠今則惟祠部所定頒示天下至其用鄉夫作田歌象教田初爲芟除次播種芸耨驅爵穫刈春簸之狀匪以爲戲也亦仿漢時祠靈星之制而通用之耳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五

四

先農之爲神農與柱與棄不可泥指猶周公孔子顏回之爲先聖先師皆隨時變易卽此類推最爲通達

弟馬振衢識

貴州通志成於鄂文端相國自是越百餘年而賀耦耕中丞因其崖畧爲貴陽府志未竟

用遷

來撫是邦踵而

成之夫必有郡志而後采爲通志者先河後海之例也因有通志而復析爲郡志者導江分沱之說也舊可沿

則沿之雖若班孟堅之錄遷史不爲勦漏宜補則補之卽爲裴松之之注壽志不爲專作述之體古如是也貴

陽爲黔大都會冠蓋之所交人文之所聚凡其建置沿革疆域財賦戶口阨塞之類畧具通志矣其有待於增

緝者毋亦惟是孝義節貞之迭起錯出未忍聽其湮沒也

用遷

於斯事無能爲役願幸有文端開其先得仿其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五

五

體例爲耦耕先輩續尾焉亦願守斯土者視其風會之所趨而善爲導防云爾昔

宣宗成皇帝軫念邊垂披覽圖志數引公卿牧守博訪利病晝漏下五六刻乃退

用遷

時拜撫黔之

命由蜀

入 覲惴惴焉惟恐失對貽羞及顧問黔事則頓首曰臣不才少聞先都御史長白愛必達曰介楚之區其民

夸介蜀之區其民果介滇之區其民魯介粵之區其民蒙 上曰貴陽於四封無所介俗何如曰是亦多僑籍

蓋合吳楚之秀良以聚族于斯土也其民華 上曰趨

于華也易返於樸也難樸惟恐其陋也華尤恐其僞也

用遷

退而筆之於簡故自數年來見士用官不取華縉

雕琢誠欲正其趨抑其俗以無負 臨軒之命而已今
於志之成也并附識之

因有貴州通志乃析爲貴陽府志因前人未竟而踵
其成通篇無套語入後引識略一段爲 奏對尤見

身分 馬振衢讀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五

六

復翁祖庚學使小牘

四月乍雨乍晴濕蒸作溽暑中人如醉環城惟龍井水
可食汲水夫憚其遠每取諸他井以充乍看亦澄碧但
隔一宿則甌面悉成金赤色蓋積穢所鍾食之傷人腸
胃時作吐泄煩懣見肉食卽發惡寒熱往來昏沉欲睡
如是者二十餘日亦憊矣然終不請假必彊起了公家
事與賓客酬對今幸小愈而精神未完前奉 鈞函至
今始復府考滋事童生高彪千呼萬喚始出枷號三日
其姻戚領其父叔哀求遠候轉乞次翁開釋矣新麥上
市米價頓平田水充足高下俱蒔以後但能十日一雨
則豐收可望地方官亦省事未知能如願否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五

七

烏程徐封君壽序

烏程有耆德爲徐君青方伯之長昆年七十恒言不稱老嫌同於所尊也縣弧有日矣預飭門下謝客毋辱姻黨之來賀凡有以羊酒造門者勿受夫不受亦猶行古之道也其若洗腆用慶者何於是喆嗣永甯刺史震朝私于其僚阮文藻曰家君之亟辭也有故爲吾繼王母張太夫人之在堂也爲吾先王母閔太夫人見背之早誠不忍以震育劬勞之曰爲宴樂也雖然人子之於親也祝之欲其永年爾傳之又欲其永名爾旣不獲命何敢申請竊欲以傳之者爲祝之也敢以私于子則又曰震翱之來黔也父戒之曰翱往哉黔固汝季太父南垞聽松濤館文鈔卷二十五

改其象爲險德避難不可榮以祿然天光遠而有耀不
於其身於其子孫惜吾不及見也抑聞之女不爲嫁晚
也自媒士不爲干時也自驚能不受人餌者方不受人
縛惟君子審其亨屯以爲進退之鶻遂并筮詞書之以
爲遺令焉他日公見之于篋跪而誦益自悼也未幾而
尊甫槎仙公卽世伏地哭盡哀嘔血遂絕意科名之學
掩關默坐返求所謂心性者冀得定靜以養病其友鄭
夢白趙雨樓彊之起張目曰夫豈不知責任之艱大而
託詞偃伏耶若止爲饕殮計者某請受其任若爲門戶
計也者則有諸弟在乃請于張夫人曰阿奴自審碌碌
惟長侍母側佐理家政耳顧諸弟非久溷鄉里者京師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五

九

人才地幸遣叔氏季氏往毋謂長安米不易索且送至
維揚附南垞君運舟一月可達津沽也則爲具資糧衣
屨以行明年方伯成進士又明年有年有孕登賢書得
知縣大夫人曰微汝兄之力不及此皆諾曰誠伯氏之
力其左右亦竊嘆曰維冢君之力公再拜稽首曰母教
也余何力之有其後震勦亦領鄉薦人以爲讓德之報
云春秋繁露曰人子不與親爭美視土之事火也土寄
旺於火以調百物然而名者并功于火也公得董子
之微旨焉其生平退讓多類此夫人生世而無言行之
可傳雖百年猶旦暮耳然無青雲之附雖砥行仍沒沒
也公一品贈公之子太守之姪方伯之兄刺史之父豈

不藉甚一時哉然且不以政事文學聞而獨以耆德聞則其所傳者乃自傳也是真可傳矣刺史向述其略乃詮次爲私祝非敢誦言以稱號也

不作尋常應酬筆墨始生使筆一段從左氏脫化來是先生得意之筆

馬振衢讀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五

十

畏於坐爲意之筆

不將尋常應酬筆墨故主於發一題於此月張外來

借文爲意亦非亦備言以稱號也

恨其詞意甚微自將此景與何斯矣陳史向張其說

不深其一如詩法且不以此事文學聞而讀以齊其

勸李東坪昌邁孝廉從戎書

東坪廣文仁弟閣下濶別十稔兄馳逐南北鬢髮俱蒼
閣下豪氣尚如昔否迴憶崇陽之役與子山龍臣夜宿
營屯滯雨凍雷山徑晦黑箬笠營屢獨探賊巢回報虜
勢如在目中釜底游魚草間伏磨略籌一箸竟獲成功
雖不得上揚 殿陞紀績旂常而十隊歡騰百口讚頌
張翼嶺頭橫槊高咏可謂壯矣彼時海氛正熾撫劍長
嘆且慨焉有請纓之商志雖未遂亦足起懦立頑今粵
匪蔓延南楚蹂躪爾禾稼之地虔劉爾桑梓之邦正可
呼召子弟特起蒼頭自成一隊同仇偕作諒有斯情中
領軍圖公奉 詔南征文武兼資知人善任咨訪奇才
聽松濤館文鈔卷二十五

十一

共參帷幄恃在深知用列上薦如肯探囊底之智佐樽
前之籌亦堪以酬素志展雄圖何戀昔藉盤殮不爲戒
巨尊食逢掖被服不作短後褶衣哉故人千里所以勗
知己者在有事之秋不在平時掀髯高論也區區之誠
伏惟亮鑒不宣

致趙存之主政書

謹白存之主政閣下年來公居河上藻在黔陽未及寓
訊後聞金門射策刑部分司私慶得人方今楚粵不靖
軍饟無籌當局諸賢奚釋宵旰之憂官捐民捐不過
暫時支應究非長策權其輕重緩急莫如汰冗員減世
祿開煙稅量漕折廣開採節浮靡而已夫冗員世祿之
徒耗國用也不待言已煙稅前固有言之而被譴者以
中土之銀流於外也今則內地多種鴛粟滇黔恃此爲
生販者冒禁偷渡關津搶者亦冒禁要諸道路彼此性
命相搏有司奔命不暇其中情事至有不可究詰者畢
竟懸刀鋸於前置莖礎于後亦不能止愚以爲厲其禁
聽松濤館文鈔卷二十五

不若重其稅使之無所贏利而販者自息使之無所藉
口而搶者亦息聽其列入藥材轉移內地庶內地之銀
亦不流入外洋矣冶礦本周官非人之職今之動言有
弊者鑒于明代耳貨惡其棄於何地何爲拘成說以闕
嘉珍顧地方官亦不肯自承者懼自累也誠使不拘以
定額視其地之衰旺以爲起止則費一獲十固爲利卽
費一獲一所費者究在民間所獲者已出地上終不失
爲利也奈聽者總以此爲卑下之論不敢上陳

天聽耳 國家漕賦獨仰東南前以運河決壞江蘇改
爲海運陶文毅行之有效稽有元一代亦俱海漕歲報
漂失無多何必大費帑藏以填河流與水爭道而漕或

折其半以易天津商米計所得必贏於所運如是則丁
船無歲修之費州縣省兌運之費治河官不煩專設而
用舒矣然而不可不節也今自王公以下至於內外大
小臣僚第宅田園之僭越管絃羅綺之奢靡無論已而
一燕衎一陳設必泥屑金銀以鑿盪器皿其甚者則都
邑商賈遍塗其肆區之門楣此何爲者而顧曰防金銀
之耗曾不謂其耗于此而莫爲之禁也乃陳事者惟曰
以崇儉爲 宮闈勗我

皇上卽裁減膳服亦安能以一人之儉補天下之奢哉
凡此皆窺管之見試與留心時事者籌之貴同年鎮江
韓叔起頗有卓識高論昔曾與之游實心折焉聞此言

聽松濤館文鈔

卷二十五

十三

必當以爲不謬也近得長兒書吾鄉七八月間微有賊
警旋即掣回長沙遂安堵無恐逃閣下卽日搬取眷屬
入都催接令愛爲五兒完姻向平婚嫁之願彼此同情
惟卯角之年未便遽期著代將令其母攜之回里而沅
湘路梗水陸俱難際此寇盜充斥之秋爲閣下計亦不
宜挈家遠行且俟各路蕩平再議搬取耳普定地當孔
道冠蓋絡驛歲值軍興接應尤覺無暇自顧年力已衰
不堪長爲牛馬走二三年後且投効歸矣

陳叟墓誌

曷有述陳叟返遺金事者領之而未遽信也旣而存問
高年耆德則叟已下世矣客皆言叟之爲人也狷且歷
舉遺橐主與時地以實之異哉今世而有古之人夫當
拾金時叟固業縫耳寔人而猝遇厚獲鮮不以爲天賜
卽據而有焉何害然且守諸道旁以待撿諸市里爲招
其視儻來物若載禍相餉却之惟恐不及人嘆其狷且
哀其愚矣叟之孫爲楨茂才羅其義行以誌請語之曰
有其實者勿沒也無其實者勿誣也聊以吾所聞者誌
之耳叟原籍江西泰和人父商于黔遂留寓爲普定人
黔俗務熾嗇多不善治生產趁市則奔忙十里數十里
聽松濤館文鈔卷二十五

西

外所持狹所欲奢徒手返而飲食耗其半顧叟卒以微
業興積鉅萬其諸不利人有乃不失已有者又烏知非
天默賜之以報其義然則洒削胃脯何遠不如鼓鑄窖
粟耶是有命存焉爾叟四子八孫享年七十有五卒于
咸豐三年十月葬郡之西郊牛山其行仲其名長瓊其
字璠池

舉一事而其人之狷介可見何必羅列爲美諛墓者

那知此誌之高簡

愚弟馬振衢讀

